

舊唐書

人物全傳

[4]

〔紀傳版二十六史〕

〔后晉〕 劉昫等 撰 周殿富 主編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纪传版二十六史



舊唐書

人物全傳

[4]

列傳

〔紀傳版二十六史〕

〔後晉〕劉昫等撰 周殿富主編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目 录

第四卷 列传

卷一百三十九·陆贄..... 1803

卷一百四十·韦皋 刘闢 张建封 卢群..... 1827

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 侄悦 子绪 绪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牟 布子在宥 张孝忠 子茂昭
茂昭子克勤 弟茂宗 茂和 陈楚 ... 1839

卷一百四十二·李宝臣 子惟岳 惟诚 惟简
惟简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则 士真子承宗 承元 王廷凑
子元逵 元逵子绍鼎 绍懿 绍鼎子景崇
景崇子谿 1860

卷一百四十三·李怀仙 朱希彩 朱滔 刘怱 子济
瀍 济子总 程日华 子怀直 怀直子权
李全略 子同捷 1882

卷一百四十四·尚可孤 李观 戴休颜 阳惠元 李元谅
韩游瑰 贾隐林 杜希全 尉迟胜
邢君牙 杨朝晟 张敬则..... 1893

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 子士宁 士幹 李万荣 董晋

- 陆长源 刘全谅 李忠臣 李希烈
 吴少诚 弟少阳 少阳子元济 ……… 1907
- 卷一百四十六·薛播 鲍防 李自良 李说 严绶 萧昕
 杜亚 王纬 李若初 于颀 卢徵 杨凭
 郑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1924
- 卷一百四十七·杜黄裳 高郢 子定 杜佑 子式方
 从郁 式方子棕 从郁子牧 ……… 1936
- 卷一百四十八·裴垕 李吉甫 李藩 权德舆 子璩… 1948
- 卷一百四十九·于休烈 子肃 肃子敖 敖子琮 令狐峘
 归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张荐
 子又新 希复 希复子读 蒋乂 子係
 伸 柳登 弟冕 子璟 沈传师
 子询…………… 1962
- 卷一百五十·德宗顺宗诸子…………… 1987
 舒王谊 / 通王湛 / 虔王谅 / 肃王详 / 文敬太子諲 /
 资王谦 / 代王湮 / 昭王诚 / 钦王谔 / 珍王诚 / 郾王经 /
 均王纬 / 淑王纵 / 莒王紆 / 密王稠 / 郇王综 / 邵王约 /
 宋王结 / 集王绡 / 冀王綰 / 和王绮 / 衡王绹 / 钦王绩 /
 会王纁 / 福王綰 / 珍王璿 / 抚王纘 / 岳王纁 / 袁王绅 /
 桂王纶 / 翼王綽 / 蕲王緝
- 卷一百五十一·高崇文 子承简 伊慎 朱忠亮
 刘昌裔 范希朝 王鐔 子稷 阎巨源
 孟元阳 赵昌…………… 1995
- 卷一百五十二·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 刘昌
 子士泾 李景略 张万福 高固 郝玘
 段佐 史敬奉 野诗良辅…………… 2005
- 卷一百五十三·姚南仲 刘迺 子伯刍 孙宽夫 端夫
 曾孙允章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诚

- 子廷老 廷老子保逊 保逊子昭纬
 卢坦..... 2016
- 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 从子戡 戮 戡 许孟容
 吕元膺 刘栖楚 张宿 熊望 柏耆... 2026
- 卷一百五十五·穆宁 子赞 质 员 赏 崔邠 弟鄩
 鄩 邠 窦群 兄常 牟 弟庠 巩
 李逊 弟建 薛戎 弟放..... 2038
- 卷一百五十六·于頔 韩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质
 王智兴 子晏平 晏宰..... 2050
- 卷一百五十七·王翊 兄翊 郗士美 李鄴 子柱
 柱子礪 辛祕 马摠 韦弘景
 王彦威..... 2060
- 卷一百五十八·武元衡 从父弟儒衡 郑余庆 子澣
 澣子允谟 茂休 处海 从说 韦贯之
 兄绶 弟纁 子澳..... 2072
- 卷一百五十九·卫次公 郑纲 子祗德 祗德子颢
 韦处厚 崔群 路随..... 2087
- 卷一百六十·韩愈 张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刘禹锡 柳宗元 韦辞..... 2100
- 卷一百六十一·李光进 弟光颜 乌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珣 李祐 董重质 杨元卿 子延宗
 刘悟 子从谏 孙稹 刘沔 石雄... 2117
- 卷一百六十二·潘孟阳 李翊 王遂 曹华 韦绶 郑权
 卢士玫 韩全义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陆亘 张正甫 子毅夫 毅夫子祎... 2133
- 卷一百六十三·孟简 胡证 崔元略 子铉 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颖
 崔弘礼 李虞仲 王质 卢简辞 兄简能

- 弟弘正 简求 简能子知猷 简求子嗣业
汝弼…………… 2145
- 卷一百六十四·王播 子式 弟炎 起 起子龟 龟子堯
炎子铎 李绛 杨於陵…………… 2159
- 卷一百六十五·韦夏卿 王正雅 族孙凝 柳公绰
子仲郢 孙璧 玘 弟公权 伯父子华
子华子公度 崔玄亮 温造 子璋
郭承嘏 殷侑 孙盈孙 徐晦…………… 2175
- 卷一百六十六·元稹 庞严 白居易 弟行简
敏中…………… 2198
- 卷一百六十七·赵宗儒 窦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锡 李程…………… 2226
- 卷一百六十八·韦温 萧祐 独孤郁 弟朗 钱徽
子可复 高鉉 弟铢 锴 冯宿 弟定
审 封敖…………… 2237
- 卷一百六十九·李训 郑注 王涯 王璠 贾餗
舒元舆 郭行余 罗立言 李孝本… 2250
- 卷一百七十·裴度…………… 2263
- 卷一百七十一·李渤 张仲方 裴潏 张皋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汉
李景俭…………… 2281
- 卷一百七十二·令狐楚 弟定 子绪 绹 绹子澹
牛僧孺 子蔚 丛 蔚子徽 萧俛 弟杰
俛 从弟仿 仿子廩 李石 弟福 … 2297
- 卷一百七十三·郑覃 弟朗 陈夷行 李绅 吴汝纳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2320
- 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 2335
- 卷一百七十五·宪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煜 朱玫 王行瑜…………… 2353
- 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 杨嗣复 子授 损 技 拭
拗 杨虞卿 弟汉公 从兄汝士 马植
李让夷 魏谟 周墀 崔龟从 郑肃
卢商…………… 2365
- 卷一百七十七·崔慎由 弟安潜 伯父能 能子彦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璿 璪 玑
玑子澹 澹子远 珙弟球 卢钧 裴休
杨收 兄发 弟严 子钜 璘 严子涉
注 韦保衡 路岩 夏侯孜 刘瞻 刘瑑
曹确 毕诚 杜审权 子让能 彦林
弘徽 刘邺 豆卢瑑…………… 2386

陆 贄

陆贄，字敬輿，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以贄贵，赠礼部尚书。贄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鎰有时名，贄往谒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辞，遗贄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书判拔萃，选授渭南县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在东宫时，素知贄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贄性忠尽，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

建中四年，朱泚谋逆，从驾幸奉天。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贄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转考功郎中，依前充职。尝启德宗曰：“今盗遍天下，輿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贄所

为也。

其年冬，议欲以新岁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国家数钟百六，凡事宜有变革，以应时数。上谓贽曰：“往年群臣请上尊号‘圣神文武’四字，今缘寇难，诸事并宜改更，众欲朕旧号之中更加一两字，其事何如？”贽奏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今者銮舆播越，未复宫闱，宗社震惊，尚愆禋祀，中区多梗，大憝犹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谢灵谴，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陈，虽理体甚切，然时运必须小有改变，亦不可执滞，卿更思量。”贽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其德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时遭迍否，事属倾危，尤宜惧思，以自贬抑。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祇天戒。天时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谦，天亦助顺。陛下诚能断自宸鉴，焕发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责，惟谦与顺，一举而二美从之。”德宗从之，但改兴元年号而已。

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縑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贡奉继至，乃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贽谏曰：

“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

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其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銓輿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倣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懵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

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饿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人而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士而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谤讟方兴，军情稍沮，岂不以勇夫常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岂其效欤！陛下天资英圣，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寇，永垂鸿名，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

上嘉纳之，令去其题署。

兴元元年，李怀光异志已萌，欲激怒诸军，上表论诸军衣粮薄，神策衣粮厚，厚薄不均，难以驱战，意在挠沮进军。李晟密奏，恐其有变，上忧之，遣贄使怀光军宣谕。使

还，贄奏事曰：

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军，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为规略，渐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

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强盛。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昨发离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从此却回，或恐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

“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词。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缘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贄从彼宣慰回，云见卿论叙军情，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卿宜授以谋略，分路夹攻，务使叶齐，克平寇孽。”如此词婉而直，理当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谕旨，本缘粮料不均，偶属移军，事相谐会。又幸怀光诡对，且无阻绝之言，机宜合并。若有幽赞，一失其便，后何可追，幸垂裁察！

德宗初望怀光回意破贼，故晟屡奏移军不许；及贄缕陈怀光反状，乃可晟之奏，遂移军东渭桥。而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行营阳惠元犹在咸阳，贄虑怀光并建徽等军，又奏曰：

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阳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只忧生事。何则？四军悬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匿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制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就东，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犄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夫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而今者屯兵而不肯为用，聚将而罔能叶心，自为鲸鲵，变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长厉阶；析之各竞于擅能，或成勋绩。事有必应，断无可疑。

德宗曰：“卿之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心已惆怅，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则使得为词。且俟旬时。”晟至东渭桥，不旬日，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单骑遁而获免，惠元中路被执，害之。报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贽练达兵机，率如此类。

二月，从幸梁州，转谏议大夫，依前充学士。先是，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师之乱，杀节度使张镒，归款朱泚。及奉天解围，楚琳遣使贡奉，时方艰阻，不获已，命为凤翔节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才至汉中，欲令浑瑊代为节度。贽谏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诛，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恟恟群情，各怀向背。贼胜则往，我胜则来，其间事机，不容差跌。倘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势岂不病哉！”上释然开悟，乃善待楚琳使，优诏安慰其心。

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从臣赐号曰“奉天定难功臣”，谷口已南随扈者曰“元从功臣”，不选朝官内官，一例俱赐。贽奏曰：“破贼扞难，武臣之效。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员僚，但驰走从行而已，忽与介胄奋命之士，俱号功臣，伏恐武臣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诏赐浑瑊，遣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仍量与资粮送赴行在。贽不时奉诏，进状论之曰：

顷以理道乖错，祸乱荐钟，陛下思咎惧灾，裕人罪己，屡降大号，誓将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贺，惩忿释怨，煦仁戴明，毕力同心，共平多难。止土崩于绝岸，收版荡于横流，殄寇清都，不失旧物。实由陛下至诚动于天地，深悔感于神人，故得百灵降康，兆庶归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尝有捐弃宫阙，失守宗祧，继逆于赴难之师，再迁于蒙尘之日，不逾半岁，而复兴大业者乎！

今渠魁始平，法驾将返，近自郊甸，远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战伤残之卒，皆忍死扶病，倾耳耸肩，想闻德声，翹望圣泽。陛下固当感上天悔祸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将士锋刃之殃，愍黎元涂炭之酷。以致寇为戒，以居上为危，以务理为忧，以复宫为急。损之又损，尚惧汰侈之易滋；艰之惟艰，犹患戒慎之难久。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夫以内人为号，盖是中壶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辈，固繁有徒，但恐伤多，岂忧乏使！翦除元恶，曾未浹辰，奔贺往来，道途如织。何必自亏君德，首访妇人，又令资装速赴行在！万目阅视，众口流传，恐非所以答庆赖之心，副惟新之望也。

夫事有先后，义有重轻，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盖美其不失先后之宜也。自翠华播越，万姓靡依，清庙震惊，三时乏祀，当今所务，莫大于斯。诚宜速遣大臣，驰传先往，迎复神主，修整郊坛，展禋享之仪，申告谢之意。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绥辑黎蒸，优问耆耄。安定反侧，宽宥胁从；宣畅郁堙，褒奖忠直；官失职之士，复废业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至如崇饰服器，缮缉殿台，备耳目之娱，选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

散失内人，已经累月，既当离乱之际，必为将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当自陈献；其人若甚无识，求之适使忧虞。自因寇乱丧亡，颇有大于此者，一闻搜索，怀惧必多；余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抚，犹恐危疑，若又惧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绝纓而饮盗马者，岂必忘其情爱，盖知为君之体然也。以小妨大，明

者不为。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独在于此。所令撰赐浑瑊诏书，未敢顺旨。

帝遂不降诏，但遣使而已。

德宗还京，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初，贄受张镒知，得居内职；及镒为卢杞所排，贄常忧惴；及杞贬黜，始敢上书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顾遇。奉天解围后，德宗言及违离宗庙，呜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实朕之过。”贄亦流涕而对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贄意盖为卢杞、赵赞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则曰：“虽朕德薄，致兹祸乱，亦运数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极言杞等罪状，上虽貌从，心颇不说。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宠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结权幸，共短贄于上前。故刘从一、姜公辅自卑品苍黄之中，皆登辅相；而贄为朋党所挤，同职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动失上之欢心，故久之不为辅相。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

贞元初，李抱真入朝，从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时贄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播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藩镇贖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其礼遇如此。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中谢日，贄伏地而泣，德宗为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贄，贄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黷货，由是与参不平。

七年，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贄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

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

八年四月，竇参得罪，以贄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贄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釜輿奔播。惩是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贄论奏曰：

臣实顽鄙，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知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既蒙允许，即宜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事任。论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其为崇任辅弼，博采輿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于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陛下既纳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而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对曰：

“得贤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霸也。”为小人者，不必悉怀险